

中国文化遗产“圈粉”外国人

从匠心技艺到市井民俗，从翰墨丹青到诗词歌赋，从丝竹雅乐到古典舞蹈，中华大地的文化遗产包罗万象，以独有的底蕴和魅力走向世界，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外国友人诉说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我们特别邀请几位外国人，讲述他们与中国文化遗产的情缘。在他们眼中，中国文化遗产究竟为何让他们“着迷”？他们又是如何通过这些文化遗产，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并爱上中国？

意大利汉学家菲利波·科斯坦蒂尼——

与古琴的十余载情缘

我很小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在意大利参加过不少中国文化课程，2014年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访问时，看过一场古琴演奏会，当时就被天籁般古朴深邃的琴音“击中”了。在古琴声中，我的心灵感受到奇异的震颤，仿佛琴弦流淌的不仅是旋律，更是千年前古人的低语。

后来，当我得知古琴有着数千年历史，在中国古代位列八雅之首，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就下定决心学习古琴。

在意大利学古琴并不容易，要应对诸多困难，比如古琴教材、乐谱资源稀缺，师资力量薄弱，爱好者之间的交流相对匮乏等。我在网络上上看古琴教学视频，也会寻找意大利的华人琴师及时求教。只要一有机会到中国，我就到

处搜罗琴谱、寻找琴馆、听演奏会。

对我来说，学古琴最难的是减字谱。初学时，我的中文还不是很好，于是我就想了个“笨办法”：把书房的墙壁、书桌甚至冰箱上都贴满减字谱卡片，每个符号旁都写上意大利语标注。我还自己绘制指法力学图谱，用红线在纸上画出指尖运动的轨迹，连指关节的角度都精确到具体度数。

从最初的生涩卡顿，到如今的行云流水，那些曾让我头疼的指法，已经打磨成我的肌肉记忆。在不断提升琴艺的同时，我也日渐领悟到琴音中的奥秘：古琴的每一个音符不仅是旋律，更承载着精微高雅的中华文化精髓，是中国美学思想与哲学精神的声学载体。

这些年来，我在意大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等国多地开展古琴推广项目，举办专场演

奏会与研讨会，在多所知名学府开设古琴讲座，阐释古琴美学。听者的反馈远超我的预期，这让我认识到古琴具有跨越文化的共通价值与强大感染力，也更加坚定了我以古琴为舟，做东西方文明“摆渡人”的信心。



美国学者玛丽·克莱尔·图琪——

向世界介绍中国“花儿”

1984年，我前往宁夏，开启初次“寻花”之旅。可惜当时因语言沟通等诸多不便，只在宁夏停留了一周时间，没有遇见“花儿”传承人，也没能够现场观看到“花儿”演唱。此后，我又多次前往甘肃、青海、宁夏开展田野调查，考察山沟沟里的“花儿”会实况，与“花儿”歌手面对面交流……在柯杨、巍泉鸣等中国“花儿”民俗专家的帮助下，我终于在1988年完成了博士论文。

此后，我对中国西北地区的音乐生活进行了长期考察。那时候，我几乎每隔几年就要回到中国，进行数月的田野调查和学术交流。我和中国民俗学同行有广泛的交往，与西北地区回族、东乡族、撒拉族、汉族的“花儿”歌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

不仅掌握了流利的汉语，还能听懂西北地区兰州、西宁、临夏等地的方言。

多年来，我将中国民俗学特别是“花儿”民俗的发展状况介绍给美国民俗学界。我还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开设了中国民俗文化课程，常在课堂上播放“花儿”录音，向来自各国的学生讲授“花儿”，深受学生喜爱。

40多年来，我见证了“花儿”如何通过一代代中国学者的接续努力，得到持续向好的保护和传承：2006年，“花儿”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进入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花儿”更是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作为参与这个进程的一员，我感到无比荣光和欣喜。



上世纪70年代上大学时，我就立下了从事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志向。1983年，我到南开大学留学，并在两位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前往甘肃兰州拜访兰州大学原中文系主任、民俗学家柯杨。在柯杨的建议下，我决定将研究中国西北民歌“花儿”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韩国教练崔秉珍——

成为舞狮“洋教头”

因为对中国传统武术有浓厚兴趣，我从小就在韩国学习中国武术。2002年，我从韩国赴上海体育学院（现上海体育大学）深造，后又攻读传统体育学博士学位。读博期间，上海体育学院舞狮队日常开展专项训练，氛围浓厚。看到同学们把“南狮”展现得惟妙惟肖，我一下被迷住了，于是加入艺术团，与“南狮”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舞狮是融武术、舞蹈、音乐等为一体的传统体育项目。不同地域的舞狮在艺术造型与表演形式上形成了不同风格，大体而言分“南狮”与“北狮”两大流派。“南狮”讲究意形和神似，动作灵活，通过不同步伐，配合狮头动作把各种情景生动地表现出来。2006年，“南狮”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0年，我成为湖州师范学院（现湖州师范大学）的一名武术老师。2012年，湖州师范学院筹建舞狮团参加全国高校之间的友谊赛，我自告奋勇当起了教练，一当就是10多年。湖州师范大学舞狮团现有队员30多人，外国留学生居多，来自20多个国家。每年，舞狮团都会有一批学生因毕业离团，同时也会有一批新生怀着对舞狮的兴趣加入。

向来自不同国家、说不同语言和有不同功底

的洋学生传授舞狮艺术，不是件容易的事。有的学生对动作名词理解不透，我就亲自示范，有时教会一个标准动作，需要上百次的讲解。每周两晚、每次两个半小时的训练，虽然讲得口干舌燥，教得汗流浹背，但我乐在其中。

西班牙艺术家迈迪——

醉心于中国书画艺术

了的心灵。我去了北京故宫、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馆（现西安博物院），之后我还到香港、台湾等地参观，见到了青铜器、陶器、漆器、瓷器等众多中国艺术瑰宝。

回到西班牙后，为了更好地学习、理解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我开始刻苦学习汉语，并到马德里的中国语言文化学校延请老师开设中国传统书画私人课程。在获得继续深造机会时，我决定攻读有关中国文化艺术的硕博学位，并将中国绘画教学与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中国传统山水画通过山、水、花、草、树木、动物以及四季变迁中的意象符号讲述故事、传达画家主体的生命感受，这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相互融通，共同诠释着中国艺术精神的人文诉求。在

学习和研究中，我追溯了中西山水画各自的起源与发展，欧洲人关于传统中国山水画的评述以及中西山水画交互传播的文化动因，逐渐意识到西方绘画艺术审美外化、技巧娴熟，但中国画需着力从内在把握，方可领悟其艺术真谛。

另外，在我看来，中国书画艺术拥有独特的书写工具——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形成了独有的表意方式，经由中国历代文人墨客的传承发展，传递着中国文化特质。

我想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传播，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书画艺术，希望中国传统书画艺术能够在与西方艺术的相遇与交汇中，引发跨文化想象并绽放出别样光彩，为西语世界带来跨时空的丰富审美体验。

（本报记者郑 娜整理，胡燕春、陈毛应对本文亦有贡献）
版式设计：徐嘉伟 余念恩
本文底图由AI辅助生成

◎创作谈

在仲夏夜的梦里遇见汤显祖

——写在《仲夏夜之梦》演出之后

丁柳元



▲丁柳元在演出中。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东西方戏剧的两座高峰。他们是同时代的人，都在1616年离开人世。2016年，中英两国隆重举办了纪念这两位世界文学巨匠的文化交流系列活动。他们跨越时空的“牵手”，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宝贵例证。

这也给予我极大的创作启迪。他们的“相遇”，不是巧合，而是文明深处的一个暗号——仿佛他们“约”好了，要把东西方戏剧的火把同时点亮，然后同时放手，留给后人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

他们的“牵手”，在我眼中，不啻为一座用“情”与“梦”搭起来的桥。桥的这一头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那一头是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暴风雨》；桥上走过的是四百多年来所有的演员、导演、观众，是所有在戏里哭过笑过的人。而我，一个中国演员，一个艺术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也在这座桥上，走了很远的路。

我曾反复读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中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背了无数遍。中国人讲“情”，讲的是超越生死的力量，是“理”之外那片不可驯服的荒原。而莎士比亚呢？他在《仲夏夜之梦》里写爱情，写一滴魔汁就能让人颠倒痴迷，写仙后爱上驴头凡人。表面是喜剧，骨子里却是对“非理性”的深深敬畏。两位大师，一个用东方的诗意，一个用西方的狂欢，探索的是同一个命题：人心深处，总有一些东西，是逻辑与秩序无法抵达的。

所以，当国家大剧院邀请我出演户外版话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仙后泰坦妮娅时，我没有片刻犹豫。我知道，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演外国戏”，而是一次东西方戏剧灵魂的对话。站在天津海河边的暮色里，夜风拂过裙裾，我念着泰坦妮娅醒来的第一句台词。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离我并不远。她中了魔汁，身不由己；我义无反顾，深情投入。这或许就是汤显祖笔下“情不知所起”的另一种写法。四百多年前，杜丽娘在梦里遇见了柳梦梅；四百年后，我饰演的泰坦妮娅在魔汁制造的梦里拥抱了一个套着驴头的凡人——梦与醒、迷与觉，在东西方的舞台上，被同样的火焰照亮。

我曾演绎了很多被“情”与“义”点燃的角色。渣滓洞的暗夜里，江姐写下“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龚全珍把一生埋在乡村小学的粉笔灰里；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里，曾雪飞在育婴堂教书，暗地里为前线输送给养……这些角色“活”在历史里，“活”在故事里，“活”在人心。而这一次，我出演的泰坦妮娅与以往的角色不同，她被命运的魔汁扼住灵魂，这给予我极大的挑战。

这让我想起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一个很深的学理交汇点：关于“梦”的哲学。汤显祖一生写“四梦”，《牡丹亭》是“情梦”，《南柯记》是“官梦”，《邯郸记》是“功名梦”，《紫钗记》是“侠梦”。他借梦写人生，借梦写欲望，借梦写那个被礼教压抑的“真我”。而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同样用森林、魔汁和梦境，撕开了理性世界的裂缝，让非理性的、荒诞的、本能的欲望喷涌而出。两位大师，一中一西，却几乎用了同一种隐喻。梦，是通往真实最短的路。

中国戏曲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写实”。一桌二椅，三两步走遍天下，五六人百万雄兵。虚拟、写意、程式，都是为了让观众进入一种“梦境”。在这个梦里，你相信一个转身就是千里江山，一支桨就是惊涛骇浪；而莎士比亚的剧场，同样不追求逼真的幻觉。他的舞台空旷，台词如瀑布倾泻，角色的独白直接对观众剖开胸膛。这

也是一种“写意”，一种西方人的写意。东西方戏剧，其实是两条不同的河流，可它们最终汇入了同一片海。

一个演员，必须要有丰富而多元的经历和历练，才能成长。只有对于角色、人性、信念的深刻理解，才能无往而不胜。江姐教会我承担，龚全珍教我坚韧，曾雪飞教会我从沉默中听见更深的轰鸣。这一次，泰坦妮娅这个角色则要求我体会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交融，释放更大更多的活力。

我常想，1616年那个年份，如果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真的有过某种冥冥中的对视，他们会说什么？也许什么也不会说。他们只是各自在临终前，最后望了一眼人间的戏台。戏台上，有人在唱“原来蛇紫嫣红开遍”，有人在念“To be or not to be”。唱的人和念的人，听不懂彼此的语言，可台下的观众，都在流泪。这，就是戏剧的力量。不需要翻译，不需要注解，一群人用生命演绎出来的悲欢，另一群人全都能懂。

交流，不只是握手和会谈，也可以是一个中国演员在伦敦演《牡丹亭》，一个英国演员在北京演《哈姆雷特》；是一个中国女人在天津的海河边成为泰坦妮娅，是一个英国观众在她的眼泪里看见了杜丽娘。

因此，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做好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使者，我愿意更加从容地走在这座文明交流互鉴的长桥上。从渣滓洞的铁窗到暮色的海河；从莎士比亚的花园到汤显祖的牡丹亭。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一个角色。我努力积蓄力量，期待每多走一步，东西方的风，就在我身上多交汇一次。

风的声音，就是戏剧的声音。（作者系一级演员）

留学生体验香囊制作



近年来，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加强屈原文化研究传承，开发民俗文旅项目，将屈原文化融入端午节庆活动及香囊等特色产品中。图为近日秭归县屈原祠内，一群英国大学生体验用三闾刺绣工艺制作端午香囊。

周仕伟摄（人民视觉）

